

慈與孝

文／邱七七

我家小院子裡那株樹齡超過30年的白蘭花，爲防颱風季節遭受風襲，每隔幾年大伐一次，現在仍高達四樓。不要小看了他，他對環境有很多效益；是巷道裡的一個景觀、四時提供花香、濃蔭底下是停車的勝地、隱蔽的樹叢供鳥兒們棲歇，真是物物各有所用。

都市裡人多車多、鳥類也多，據調查都市裡最常見的鳥類是麻雀、白頭翁與綠繡眼，他們經常飛來我家的白蘭花樹上，最近發現綠繡眼還在樹上築了一個窩。

綠繡眼體型嬌小，綠色的羽毛，眼圈周圍一圈白色毛絨，替它掙來這個美麗的名字。

在我就近的觀察裡，麻雀喜歡呼朋喚友，總是成群的呼嘯而來，尚未落定又呼嘯而去；白頭翁呢，身軀不大，聚在一起爭鳴起來，一片聒噪；綠繡眼則顯得文靜多了。

一天，一隻綠繡眼一反常態，急驚風似的在院子裡撲撲亂飛，忽見飛出圍牆，即刻又折回來衝向花台……，原來一隻幼鳥從窩裡跌落花台，鳥媽媽無法用手環抱幼兒，只能頻頻飛高飛低，示範著，也鼓勵愛兒展開翅膀，大自然賦與動物愛護幼小的天性，神奇令人敬畏。

唐朝詩人白居易有兩首詠鳥的詩，一首是：

慈烏失其母，啞啞吐哀音，晝夜不飛去，終年守故林，夜夜夜半啼，聞者淚沾襟，聲聲如告訴，未盡反哺心。

慈烏是一種慈鳥，他有反哺之心，另一首是：

樑上有雙燕，翩翩雄與雌，銜泥兩椽間，一巢生四兒，一旦羽翼成，引上庭樹枝，舉翅不回顧，隨風四散飛，雌雄空中鳴，聲聲呼不歸……。

燕子不知反哺，一旦羽翼成，便舉翅不回顧了。

白居易的詩淺顯易懂，這兩首詩並無深刻的

含義，也未隱諷什麼，只就觀察所得寫這兩種鳥的鳥性，但我們讀來恐怕有一些感觸吧。

和動物一樣，人類父母對兒女之愛也是得諸於天性，但天性裡似乎不含兒女成人之後奉養父母的基因，「孝道」全仰賴後天社會的教化，東方的古聖先賢在這方面著力最多。因此，由上到下的慈愛是先天的，由下而上的孝道是後天的，屬於道德的，通過教化與學習，始有孝道。

父母於兒女，生之育之養之教之，當父母老去，兒女應該反哺回報，沒有人反對人生這樣的過程；但當醫藥衛生及生活各方面獲得進步與改善之後，人的壽命延長，有社會高齡化的問題，也有家庭中對老人奉養與照顧的問題。

這裡有3則關於老人的故事。

一位80多歲孀居的老太太，由獨身未婚的兒子接去上海定居，兒子置了兩個小單元套房，母親住一套的臥室，卻不讓兒子住另外一套，因爲她晚上一個人害怕。4年來，60歲的兒子都以客廳的沙發爲床；兒子苦笑著說這種臨時性像在逃難。

一位老太太快90歲了，家有菲傭，每週一次坐輪椅赴美容院洗髮，由菲傭推車外，亦要兒子陪行；每天喝柳丁汁，嫌菲傭榨的不清潔，要兒子榨的喝了才安心。

另一位帕金森患者老太太，白天由幾個兒女輪流照顧，因他們各有其家，晚間則由沒有結婚的60歲的兒子陪睡，夜夜在床前地上打地鋪，就這樣睡了十幾年。

人老了身邊有兒女照顧，是上上的好命；但老人的要求應有所約束，尤其當老人的兒女也是老人以後。我們常常議論某某人貪心，一般都將貪心指向金錢；老人對兒女要求這要求那，也犯了貪的毛病，似應引以爲戒。